

风靡世界100年的经典动物小说，深受卡内基、吉卜林、罗斯福、马克·吐温等人喜爱
青少年成长读本，「爱」「勇气」「责任」之书



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动物记

·双语珍藏版·

{我眼中的野生动物}

[加] 西顿 Seton, E.T. 著 蒲雯玥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

动物记

· 双语珍藏版 ·

{我眼中的野生动物}

[加] 西顿 E.T. Seton © 著

蒲雯玥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加) 西顿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眼中的野生动物: 英汉对照 / (加) 西顿
(Seton, E. T.) 著; 蒲雯玥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3.1

(动物记: 双语珍藏版)

ISBN 978-7-5470-2282-5

I. ①我… II. ①西… ②蒲… III. ①英汉-汉语-
对照读物②儿童故事-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2288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230千字

印张: 14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黎

特约编辑: 许莹 于桐

封面绘画: 赵闯

封面设计: 壹诺设计

版式设计: 书情文化

ISBN 978-7-5470-2282-5

定价: 27.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狼王洛波 / 1

LOBO, The King of Currumpaw

克伦坡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北部，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牧区，这里有繁茂的牧草、成群的牛羊、起伏不平的山地、蜿蜒曲折的溪流。这些小溪流最终都汇入了克伦坡河，整个牧区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然而，在这方土地上称王称霸、威名震耳的却是一匹年迈的灰狼。

宾果 / 39

Bingo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爱犬想到的是我，选择了来找我求救。可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却没能及时出现在他的面前。

斯普林菲尔德的狐狸 / 81

THE SPRINGFIELD FOX

狐狸妈妈可是在野外丛林中长大的，她的爱，她的恨，都是那么真切。此前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方设法解救自己的孩子，好好地照料他，让他重新获得自由。可是，所有的方法她都尝试过了，所有的风险她也都冒了，结果却依然是以失败告终。

黄狗巫利的故事 / 125

WULLY, The Story of a Yaller Dog

他还煞费苦心地跑遍了附近所有的酒馆，希望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主人。到了第三天，他把殷切的目光盯上了每一个从渡口经过的人，只要有人从那儿经过，他都要跑上去嗅一嗅。

棉尾兔破耳朵的故事 / 157

RAGGYLUG, The Story of a Cottontail Rabbit

破耳朵是一只小棉尾兔的名字。这只小兔子在第一次冒险时就遭遇了不幸，被敌人咬破了耳朵。从那以后，这只破耳朵就成了他的标记。破耳朵和妈妈住在奥利芬特家的沼泽地里，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他们的。我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写下了这个故事。



狼王洛波

LOBO, The King of Currumpaw

克伦坡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北部，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牧区，这里有繁茂的牧草、成群的牛羊、起伏不平的山地、蜿蜒曲折的溪流。这些小溪流最终都汇入了克伦坡河，整个牧区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然而，在这方土地上称王称霸、威名震耳的却是一匹年迈的灰狼。

克伦坡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北部，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牧区，这里有繁茂的牧草、成群的牛羊、起伏不平的山地、蜿蜒曲折的溪流。这些小溪流最终都汇入了克伦坡河，整个牧区就是因这条河而得名的。然而，在这方土地上称王称霸、威名震耳的却是一匹年迈的灰狼。

老洛波是一群野狼的首领，在牧人和牧场的工人中声名远扬，墨西哥人称他为狼王。这群野狼多年来一直是克伦坡河谷居民的心头之患。无论老洛波率领他那忠实的狼群出现在何处，那里的牛羊都会魂惊胆颤，牛羊的主人除了愤怒和绝望之外也别无他策。老洛波身材非常魁梧，而且狡诈强悍，在狼群中颇有王者风范。他在夜晚的嚎叫声也非常独特，人们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到底是老洛波还是他的手下在对天长啸。如果是一匹普通的狼，即便在牧人的露营地嚎上半夜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可是，如果山谷中传来了老狼王那深沉的嚎叫声，看守人肯定会变得提心吊胆、坐立不安。他们知道，等到天亮的时候，肯定又有牲口变成了这群野狼的盘中餐。

有一点我始终不太明白，老洛波虽然地位显赫、权倾河谷，但他带领的狼群在数量上却并不庞大。通常来说，像他这样的首领总能招来为数众多的追随者。或许他自己就想要那么多随从吧，也有可能是他那残暴的脾气妨碍了狼群的壮大。在老洛波当权的后期，他的确只有五个手下。然而，这五匹狼个个都赫赫有名，他们中的大多数身材都比一般的狼要大一些，特别是狼群的副首领，可真是个大家伙。即

便如此，无论是从身材还是从勇猛劲儿上来看，他跟老洛波相比都还差得远呢。除了这两个当家的之外，狼群里还有几匹狼也非常出色。其中有一匹漂亮的白狼，墨西哥人管她叫布兰卡——她应该是一匹母狼，而且很可能跟老洛波是一对儿。另外还有一匹身手敏捷的黄狼，传说他曾多次为狼群捕获过羚羊。

克伦坡的牧人们对这些狼是再熟悉不过了。牧人们经常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嚎叫更是家常便饭。狼群的生活已经跟牧人们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牧人们都巴不得能早日宰了这群家伙。这里的每一个牧人都愿意用几头牛来换取洛波狼群里任何一匹狼的脑袋。可是，这群狼好像有魔法护身似的，所有用来捕杀他们的方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根本不把任何猎人放在眼里，对那些毒药更是不屑一顾。至少在五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一直享用着从克伦坡牧人那里掠夺的牲口。根据很多人的说法，他们的胃口已经大到了每天一头牛的程度。照这么估算一下，狼群至少已经杀死了两千多头最肥美的牛羊。这里的人都很清楚，他们每次行动都拣最好的牲口下手。

从前人们认为狼大部分时间都吃不饱，所以总是饥不择食。对于这群狼来说，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群健壮的掠食者经常都是温饱无忧的，事实上他们吃起东西来还挑三拣四呢。他们从来都不碰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动物，对于病怏怏的猎物或者腐烂的肉类更是嗤之以鼻，就连牧人们宰杀的东西也绝不沾染。他们喜欢的是刚刚丧命的一周岁的小母牛，而且只吃最嫩的那部分，这就是他们的日常食谱。他们可瞧不上那些老公牛和老母牛，虽然偶尔也会逮只小牛犊或小马驹，但很显然他们对牛犊肉和马肉并不感冒。人们还知道他们不喜欢羊肉，虽然他们也常猎杀绵羊，但那纯粹是为了娱乐。1893年11月的一个晚上，布兰卡和那匹黄狼杀死了二百五十只绵羊，但这两个家伙连一口羊肉都没吃，摆明了就是觉得好玩儿才那么干的。

要描述这群恶狼的恶劣行径，还有很多故事可讲呢，上面说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为了消灭洛波狼群，人们每年都尝试很多新的方法，但他们好像没受什么影响，依然过得美滋滋的，而且还越来越健壮了。有人出了一大笔钱悬赏洛波的颈上狼头，于是就有人想出了二十种不同的巧妙方式来投放毒药，可是全被精明的洛波识破和避开了。洛波只怕一样东西——枪。他非常清楚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带枪，所以他从来不对人发动袭击，而且也不跟任何人打照面。事实上，洛波狼群有一个固定的行动原则，在白天的时候，只要发现有人，不管距离多远，狼群都会逃之夭夭。同时，洛波只允许狼群吃他们自己捕获的猎物，这个习惯已经不止一次帮助狼群避开了危险。洛波还是一个分辨人手和毒药气味的高手，这种敏锐的嗅觉更彻底地确保了狼群的安全。

有一次，有个牧人听到了老洛波召集狼群的嗥叫声，他对这种叫声太熟悉了，于是偷偷地溜了过去。他发现这群狼正在克伦坡的一块凹地里围攻一小群牛呢。洛波稳坐在一旁的山坡上，布兰卡和其余的狼正拼命向他们挑中的一头小母牛进攻；可是牛群摆出了阵势，全部头朝外紧紧地靠在一起，只有一排牛角冲着敌人，这种防御方法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然而，有几头牛被狼群的又一次冲击给吓怕了，试图退到牛群中间去。对于狼群来说这无疑是天赐良机，这个空子他们才不会放过呢。可怜的小母牛受伤了，可她显然还没有丧失顽强抵抗的能力。此时洛波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冲下了山坡，发出了一声怒嚎，向牛群猛扑过去。洛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牛群的阵脚，洛波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牛群当中。这下子牛群就炸了窝了，开始没命地四下逃窜。那头受伤的小母牛也跑开了，但还没跑出二十五码就被洛波给逮住了。他抓住小母牛的脖子，然后用尽全力往后猛地一拉，小母牛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四脚朝天。可能是使劲儿太大了，洛波自己也翻了个跟头，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他的手下纷纷扑向可怜的小母

牛，几秒钟工夫就把她给杀死了。洛波自己并没有参加屠杀的工作，在把小母牛放倒以后，他好像在说：“瞧，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把这事儿办好，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观战的牧人骑马冲了过去，一边冲一边大声喊叫，于是狼群像往常一样跑掉了。牧人飞快地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瓶马钱子碱，在已经命丧黄泉的小母牛身上下了三处毒，然后就离开了。他知道这群家伙肯定是要回来享用美食的，因为这可是他们自己杀死的小母牛。第二天早上，牧人满心欢喜地去了那片凹地，他本以为能够看到中毒身亡的恶狼，可现场的情景令他大失所望。没错，狼群的确回来享用了美食，不过所有下过毒的地方都被小心翼翼地撕了下来，扔到了一边。

对洛波心怀恐惧的牧人越来越多，为老狼王的脑袋开出的赏金也随之水涨船高，后来竟然达到了一千美元。这可是一个空前的大手笔，就是悬赏捉人，有好多还到不了这个数目呢。德克萨斯有一个名叫坦纳瑞的牧人对这笔赏金动了心，于是有一天他就骑马来到了克伦坡峡谷。他拥有一套猎狼的顶级装备：最好的枪、最快的马和一大群身材魁梧的狼狗。在德克萨斯的潘汉德尔平原上，他曾带领这群狼狗捕杀过很多恶狼。这一次他依然是信心百倍，他觉得用不了几天老洛波的脑袋就会挂在他的马鞍上了，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在一个夏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坦纳瑞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猎狼的征途。没多久，他的大狼狗们就发出了兴奋的叫声，显然他们已经嗅到了狼群的味道。又走了不到两英里，克伦坡的狼群就跃入了视线。于是，一场激烈而紧张的猎杀行动上演了。狼狗的任务只是把狼群逼入绝境，不给狼群逃窜的机会，这样猎人就能驱马冲上去射杀它们。在德克萨斯空旷的平原上，这种战术曾屡试不爽；可在这儿，一种新的地形彻底打乱了坦纳瑞的战略布局，这也说明了洛波在选择自己的领地时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遍布岩石的克伦坡溪谷和众多的支

流把大草原变成了形状各异的拼图。老狼王飞快地奔向最近的支流，矫健地涉水过河，轻而易举就摆脱了驱马追赶的猎人。这时候，狼群已经四散开来，狂追的猎狗也跟着分散开了。狼群又跑了一段路，随后就重新聚到了一起。当然了，那些狼狗还没来得及组成新的编队。这下子狼群在数量上就占了优势，他们立即掉过头来，向狼狗发起了反击。经过一番拚杀后，处于劣势的狼狗非死即伤，一败涂地。当天晚上，坦纳瑞清点了一下狼狗的数量，发现只回来了六只，而且还有两只被撕咬得遍体鳞伤。后来，坦纳瑞又对狼群发动了两次袭击，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最后一次捕猎中，他最得力的那匹骏马也不幸摔死了。这下坦纳瑞彻底没辙了，他气呼呼地放弃了这次猎狼行动，回到德克萨斯去了。克伦坡依然是老洛波的天下，依然是他的狼群肆意妄为、横行霸道的乐园。

第二年，又有两个猎人出现了，看他们的样子都对那诱人的奖金志在必得，也都深信自己能够消灭这匹声名显赫的老狼。第一个人使用了一种新型的毒药，下毒的方式也跟以往截然不同；另一个是法裔加拿大人，他坚信洛波是个成精的狼人，用普通的方法根本不可能消灭它，所以除了毒药之外，他还画了几道符，念了一些咒



语。可是，结果证明，不管是精心配制的毒药啊、符啊、咒啊，压根儿就没起作用。洛波依然悠哉悠哉地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还跟以前一样每日享用新鲜的美味。没过几个星期，卡隆和拉罗奇就绝望地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到别处打猎去了。

1893年春天，在捕捉洛波失败之后，乔·卡隆又遇上了一桩丢

脸的事儿，这件事似乎说明了老狼王根本就没把他的对手放在眼里，而且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卡隆的农场坐落在克伦坡的一条小支流旁边，那里有一个风景秀美的峡谷。那个春天，老洛波两口子就在这个峡谷里安家落户了，他们的爱巢距离卡隆的农场竟然不超过一千码。他们在那儿住了整整一个夏天，乔家的牛羊和猎狗不断遭到他们的掠杀。他们怡然自得地安居在岩壁深处的幽谷里，对于乔投放的毒药和捕狼机嗤之以鼻。为了对付洛波一家子，乔可是绞尽了脑汁，烟熏火烤试过了，炸药也用过了，可每次他们都能毫发无损地脱身，然后继续那些肆意掠夺破坏的勾当。“去年的整个夏天他们都住在那儿，”乔指着岩壁说，“我对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在他面前，我简直就是个傻瓜。”

二

上面的故事都是从牧人们那儿听来的，起初我还不相信。1893年秋天，我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狡猾的掠食者，到了后来，我对这头灰狼的了解超过了这里的任何人。几年以前，我曾做过猎狼人，不过后来换了一份工作，就变成坐办公室的人了。正当我闷闷不乐打算再换个环境时，一个在克伦坡开牧场的朋友找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新墨西哥走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对付这帮强盗的办法。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急迫地想要见识一下这位头目，我就尽快赶到了克伦坡峡谷。我骑着马在周围转悠了一段时间，以便了解一下当地的环境。我的向导经常会指着一堆还粘着皮肉的牛骨头，说：“瞧，那也是他的杰作。”

眼望着这崎岖不平的峡谷，我已经很清楚不可能靠猎狗和马匹来

追捕洛波了。看来只有毒药和捕狼机有可能奏效。由于刚到克伦坡，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捕狼机，于是我就先从毒药入手了。

为了给这个成精的家伙下套，我尝试了成百种方法，具体的细节我想也没必要描述了。什么马钱子碱、砒霜、氰化物、氢氰酸之类的，我全都尝试过了；凡是能用作诱饵的肉类，我也都用过了。每一个清晨，我都满怀希望去查看下毒的地方，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对于我来说，这头老狼王实在太狡猾了，毫无疑问，我所有的努力都打了水漂儿。用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他到底是多么睿智，多么机警了。有一次，我使出了从一个老猎人那儿学来的把戏。把一些奶酪和刚宰杀的小母牛的肥腰子拌在一起，然后用个瓷盘把它炖熟，最后用骨头做的刀子把它切开，以免留下金属的气味。等炖好的腰子和奶酪凉了以后，我就把腰子切成了块儿，然后在其中的一面上挖了个洞，塞入了一大撮马钱子碱和氰化物，这些毒药此前被放在一个任何气味都无法透过的胶管里。最后，我用奶酪把所有的洞口都封死了。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带着一副在热腾腾的小母牛血中浸泡过的手套，而且根本不敢对着诱饵喘气。一切准备妥当后，我把它们装进了一个抹满牛血的生皮口袋里。我在一根绳子的头上拴上了牛肝和牛腰子，骑着马一路拖着绕了一个十英里的大圈，每过四分之一英里我就扔一块肉作为诱饵。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绝对不让自己的手碰到其中任何一块肉。

通常来说，洛波总在每个星期的前几天到这一片活动，后面的几天应该是在西拉·格兰德的大本营度过的。这天是星期一，当天晚上，就在我们刚要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了狼王那低沉的嗥叫。我想大家对洛波的叫声肯定再熟悉不过了。我们中间的一个小伙子随口说：“等着瞧吧，肯定是他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了，急切地想要知道这次投毒的效果。很

快我就发现了这帮强盗留下的脚印，打头的正是洛波——他的脚印总是很容易辨认。一只普通狼的前脚也就是四英寸半长，大点儿的也不到五英寸，可洛波的前脚从爪尖到脚跟竟然有五英寸半长，这可是牧人们多次测量后得到的准确数据。后来我发现他的身体也非常魁梧，身高足有三英尺，体重足有一百五十磅。他的脚印虽然被其他的狼踩过了，但还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这群家伙很快就发现了我拖着牛肝和牛腰子行走的路线，并且像往常一样沿着这条路线走了下去。从现场的情况看，洛波的确发现了第一个肉饵，而且还嗅了好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把它叼走了。

这时候我再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终于逮住他了，”我大声喊道，“不出一英里我就能找到他的尸体。”我快马加鞭往前飞奔，满怀期望地紧盯着尘土上宽大的脚印。随后我发现第二个肉饵也不见了。我简直要欣喜若狂了——我这次铁定逮到他了，说不定还能多逮住几头呢。可是，站在马蹬上放眼望去，洛波的大脚印还在继续延伸，前方的原野上根本看不到任何像死狼的迹象。我只能继续往前跟。好吧，第三个肉饵也不见了，寻着狼王的脚印，我在第四个肉饵那里发现了真相：他只是把这些肉块衔在了嘴里，事实上一丁点儿也没吃进去。很显然，他想让我知道自己的计谋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因为他不仅把前面的三个肉饵都堆在了第四个肉饵上，而且还在四周撒了些脏东西。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带着毫发无损的狼群离开了我设定的路线，逍遥自在地干自己的勾当去了。

我后来有过很多类似的经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些经历告诉我，毒药永远也不可能消灭这个狡诈的强盗。不过，在等待捕狼机运来的日子里，我依然在继续使用毒药，对于草原上别的狼和有害动物而言，毒药还是一种很可靠的捕杀方式。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件事情，更加说明了洛波

是一个多么残暴、奸诈的强盗头目。这群狼虽然很少吃羊，但仍然会吓唬、杀死他们，他们这么干纯粹是为了找乐子。绵羊通常都是一千只到三千只聚在一起放养，每个羊群都有一个或几个牧羊人看管。到了晚上，他们会被集中到最隐蔽的地方，为了加强防护，羊群的每一侧都会躺着一个牧羊人。

绵羊是一种没有什么头脑的动物，一点儿小动静也能把他们吓得四处逃窜。绵羊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那就是跟随首领，这或许是他们的优点，但同时也是最致命的缺点。牧人们巧妙利用了这种本性，他们会在羊群中放六只山羊。当夜晚出现紧急情况时，呆头呆脑的绵羊会紧紧地围在这几只山羊身边，因为他们长胡子的表亲看起来显然更聪明一些。这样一来，羊群就不会被吓得四处散开，从而更容易受到牧羊人的保护。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两个佩里克牧羊人被狼群的突袭惊醒了。他们的羊群在几只山羊的周围挤成了一团。这些山羊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胆小鬼，他们稳稳地站在原地，显得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可是，天哪，这次袭击的发起者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狼啊，而是老狼王洛波！和牧人一样，洛波非常清楚那几只山羊是整个羊群的主心骨，于是他迅猛地从挤成一团的绵羊的背上冲了过去，直扑那些领头的山羊，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把山羊全部干掉了。很快，失去了主心骨的倒霉羊群就开始往四处仓皇逃窜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每天都有焦躁不安的牧羊人跑来问我：“这几天你看到过离群的绵羊吗？”我通常被迫回答说见过；有一天我是这么说的：“是的，我在钻石泉那边看到过五六只死羊；”还有一次我回答说看到一小群绵羊正在马尔佩山顶上乱跑呢；有时也会回答说：“没有，不过两天前琼·美拉在凯得拉·蒙特的确看到过二十多只刚刚被杀死的绵羊。”

最后，捕狼机终于运到了，为了把它们布置妥当，我和另外两个人整整忙活了一个星期。我们这次可是拼了全力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方法我都用上了。捕狼机布置好后的第二天，我骑马出去巡视了一番。很快就发现洛波在此之前早已转悠了一圈。从他在尘土中留下的脚印我就知道他那天晚上都干了什么。他和狼群是在漆黑的夜里出来活动的，尽管捕狼机都隐藏得非常严密，但第一架还是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他立即命令狼群停止前进，然后百般小心地扒开了捕狼机四周的尘土，直到整个捕狼机、链条和木桩全部暴露无遗，不过所有的弹簧还照样绷得紧紧的。搞定第一个之后，他率领狼群继续前行，又如法炮制，解决了另外十二架捕狼机。很快我就发现，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他都会立即停住脚步，然后绕道旁边经过。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智取狼王的妙计。我把捕狼机布置成了H型，也就是说，在道路的两侧各放置一排捕狼机，然后在路的中间再放上一架，就像是H中的那一横一样。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所谓锦囊妙计又没能奏效。洛波的确顺着这条路来了，而且在发现路中间的那架捕狼机之前的确已经走进了我设好的“雷区”。可令我无比郁闷的是，这家伙竟然及时停住了脚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看来一准儿是什么野兽的守护神在暗中保佑他。洛波没有往左右任何一侧移动哪怕一英寸，他小心翼翼地沿着自己走过的步子退了回来，而且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踩在了原来的脚印上，直到完全离开了这个危险区域为止。接着他走到一边，用后脚使劲儿刨土块儿和石头，结果把所有捕狼机的弹簧都给触发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又发生过很多次，虽然我不断改变方法，而且变得加倍小心，但我的计谋总无法逃脱他的法眼——这家伙实在是聪明绝顶了，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出什么岔子。要不是后来那个倒霉的盟友害了他，说不定直到今天他还过着逍遥自在的掠杀生活呢——和很多智勇双全的枭雄一样，洛波最终也因亲信盟友的鲁莽大意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三

有那么一两次，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让我觉得克伦坡狼群中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我在想，这种情况可不太正常啊。举例来说，从狼群留下的脚印可以清楚地看出，偶尔会有一头个头略小的狼跑在狼王的前面。这可让我困惑不解了，直到有个牧人对我说了下面的这番话，我才算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今天看到他们了，”牧人说，“离开狼群乱跑的是布兰卡。”这下我心头的谜团解开了。我接着牧人的话说道：“在我看来，布兰卡肯定是匹母狼。如果哪匹公狼胆敢擅自行动，洛波肯定早就把他干掉了。”

这时，一个新的主意跳进了我的脑海。我杀了一头小母牛，在尸体旁边非常显眼的地方摆了一两架捕狼机，然后把牛头砍了下来，放到了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牛头被认为是无用的废物，根本不会引起狼的注意。在牛头的周围，我又布置了六架非常结实的钢质捕狼机，彻底消除了金属气味，然后极为小心地把它们隐藏好了。在整个过程中，我在双手、皮靴和工具上都涂抹了新鲜的牛血，事

